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七五回 聯中外名妓說英雄 鬧平康宵有張虐倖

且說賽金花見了那四顆絕大的珍珠，心上分歡喜，略略的推讓幾句便也收了下來。從此以後，賽金花果然在華德生面前，一早一晚隨時勸解。華德生起先還不肯聽，經不起賽金花的一張嘴兒好象嬌鳥調音、雛鶯弄舌的一般，說得有情有理，不由得華德生不聽；更兼洪中堂再四磋磨，請他酌減賠款，一切通融辦理，華德生便將機就計答應了。登時就把中外和議的草約議成簽字，各國的欽差也都答應，沒有異言。想不到這樣一件天大的事情，卻是一個弱女子在裡頭宛轉相助，成就了這件絕大的功勞。論起來這位議和大臣洪中堂，既然用了這個美人計，便應該大大的酬謝賽金花一下才是。偏偏的洪中堂年紀高大，吃不起辛苦，看著中國這般的時勢，荊榛遍地，豺虎當塗，蒿目山河，驚心烽火。看著自己的年紀已經將近八〇歲的人，那裡還能和國家出什麼力，心上未免總有些鬱鬱不舒。更兼跋涉風塵，馳驅輿馬，進京的時候本來已經有病，無奈這個時候國事緊急，不得偷安，沒奈何只得力疾從事。開議和約的時候，未免又要受些委屈，忍些煩惱，心上一憂一急，那病便一天一天的重起來。究竟上了年紀的人，那裡禁得起？不等和約簽字，便嗚呼哀哉死了。

洪中堂既死之後，偏偏的那位姓楊的隨員也丁了外艱，奔喪回去。這兩個人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別人那裡知道這件事兒的內容？就是幾個知道的人，那裡還來多管這般閒事，想著要酬謝賽金花的這件事兒？老老實實的把賽金花的這番勞績掛在瓢底裡頭去的了。好在賽金花本來不想什麼酬謝，便也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

到了後來不知怎樣的，京城裡頭的那班人大家都把賽金花的這件事兒傳說出來。又見他常常穿著男子衣冠，同著華德生並馬出遊，大家都不叫他賽金花，都叫他作賽二爺。又為著他幫著洪中堂議成和約，大家便又叫他作議和大臣。這個議和大臣賽二爺的芳名，竟是京城裡頭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

後來華德生撤兵回國，賽金花想要同著他到德國去。華德生為著奉命出師還沒有回國復命，不能帶個女子回去，賽金花便也只得罷了。華德生臨走的時候，兩個人依依不捨。長亭惜別，南浦傷神。蘼蕪遠道之思，楊柳征人之恨。柔腸百結，春銷鳳女之魂；別淚三聲，目斷西溟之水。賽金花直送華德生到天津，上了兵輪，方才灑淚別去。自此以後，賽二爺的生意，比以前更是日盛一日。過了幾時，賽金花想著戀戀風塵究竟不是長策，趁著如今手裡頭著實有了幾個錢，想要揀個好好的客人嫁了他，作個葉落歸根的算計。

剛剛這個時候，那位卜藹卜部郎借著賽金花的扶持，走到了華德生的門路，非但沒有追究他附從拳匪的事情，而且華德生還在中國議和大臣面前，和他講幾句好話。這個時候華德生的話兒，就好像皇上、皇太后的諭旨一般，那一個敢不聽他的說話！連忙把這位卜部郎一保兩保，平地飛升，不到半年，已經升署了刑部右侍郎。

這位卜侍郎的運動手段又分利害，皇上、皇太后回鑾之後，那班跟著到西安去的大臣，一個個不是軍機大臣，便是尚書、部院，卻不知怎樣的一個個都受了卜侍郎的運動，都說他是個很有才幹的人。這位卜侍郎本來是貪花好色的都頭、醇酒婦人的首領，如今仕途得意，越發成日的花天酒地，選舞徵歌，邀結公卿，交通權貴，賽金花院中也常常的去擺酒請客。但是當著那華德生沒有回國的時候，卜侍郎雖然也常到賽金花院中去，卻口聲聲的總統憲太太長、總統憲太太短，不是送衣服，就是送首飾，規規矩矩的連笑話也不敢說一句，那裡敢在賽金花院中擺酒？如今華德生走了，卜侍郎卻登時變了樣兒，見了賽金花的面，也不稱他總統憲太太，自己也不稱沐恩，依舊嬉皮笑臉的動手動腳起來。

賽金花見他忽然變了樣兒，不像那以前的恭敬，雖然不甚放在心上，卻也覺得有些好笑。卜侍郎在賽金花那裡混了幾時，知道賽金花很有幾個錢，就是華德生在京城裡頭的時候，那些別人送他的金珠首飾，也值好幾萬銀子，便存著個人財兩得的念頭，想要娶他回去。無奈賽金花想起他以前要走華德生門路的時候，對著自己一味的叩頭請安，不顧廉恥，後來華德生走了，又趾高氣揚的翻轉臉來，和以前好象兩個人的一般，心上是有些瞧他不起，不肯嫁他。卜侍郎和他說了幾次，賽金花都一口回絕。卜侍郎一連碰了幾次釘子，心上便大大的不快起來，對著賽金花常常的藉端發作，一會兒說他怠慢了客人，一會兒又說他回絕了生意。賽金花雖然是個妓女，卻倒是個很爽直的人，見他這樣的有心挑剔，只說他是鬧著頑的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這一天正逢禮拜，賽金花那裡來了無數的客人，把六七個房間都擠得滿滿的，擺酒的擺酒，碰和的碰和，甚是熱鬧。只把一個賽金花忙得個八面張羅，滿場飛舞，憑你賽金花的這般老手，也有些手忙腳亂的應酬不過來。在忙得個手口不閒之際，剛剛的卜侍郎又同著幾個朋友吃得醉醺醺的，闖了進來，要在賽金花院中碰和。賽金花見了卜侍郎，只說自己以前幫過他的忙，救過他的患難，更兼華德生沒有回國的時候，這位卜侍郎見了賽金花的面好象小鬼見了閻王、老鼠見了貓一般，連屁都不敢放一個。如今雖然華德生遍回德國，卜侍郎已據要津，在賽金花眼中看起卜侍郎來，卻還是以前的卜侍郎一般，並沒有什麼分別，那裡把他放在心上。當下便對卜侍郎笑道：「卜大人耐來得勿巧，幾間房間才勿空來浪，只好請唔篤幾位晏歇再來格哉。」

卜侍郎聽得房間勿空，賽金花叫他等一回兒再來，心中甚是不快，乘著醉意，睜開了一雙鼠目，便想發作。卻被一個同來的人說道：「我還要寶香堂去，這裡的房間不空狠好，我們去一會兒再來。」說著，拉了卜侍郎便走。卜侍郎只得同著他去到寶香堂坐了一回。轉過身來，方才又到賽金花院中，那幾間大房間依舊還沒有空，只有一間極小的斗室，裡頭沒有人，卜侍郎只得勉勉強強的坐在這個小房間裡面。賽金花正在那裡和客人代碰和，聽得來的客人就是卜侍郎，賽金花便只顧碰他的和，沒有過去應酬。

卜侍郎等了好一回，要等賽金花出來，那知等來等去，賽金花的影也不見。卜侍郎不由得心火發起來，喝令娘姨：「去把你們大小姐叫過來，我有話和他講！」

偏偏的這幾個娘姨大姐，也為著以前的卜大人對著賽金花這樣的奴顏婢膝，如今的卜大人對著賽金花卻又這樣的裝腔作勢起來，一個個的心上也都在那裡剪他不起。

看了他這樣其勢洶洶的樣兒，心上越發的不願意，冷冷的連應都不應。卜侍郎見了他們這般待理不理的神情，更覺得火上澆油，薪邊措炭，心上一盆烈火直透青雲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跳起身來把桌子上的茶碗搶在手中，用力往地下一摔，摔得粉碎，口內大聲喝道：「怎麼我來照顧你們的生意，你們都是這般不瞅不睬的樣兒？難道我姓卜的不是出錢的麼？」

那班娘姨大姐見了卜侍郎忽然的這般發作起來，倒也都吃了一驚。一個大姐便飛一般的去和賽金花說，娘姨銀姐便上前按住了卜侍郎陪笑勸解。卜侍郎那裡肯聽銀姐的話，只是氣忿忿的亂嚷。一刻兒的工夫，賽金花急急的趕了過來，見了卜侍郎便微微一笑道：「倪當仔啥人來浪發脾氣，勿殼張是卜大人！卜大人，耐是勿比別人，倪搭格老客人哉嘛！俚篤有啥勿到家格場化得罪仔耐卜大人，阿好看倪面浪勿要動氣。」卜侍郎見了賽金花說得這樣輕描淡寫的，知道有心藐視，更覺生氣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別人得罪了我，叫我看你的臉上不要生氣；如今就是你自己得罪了我，卻叫我看在那一個人的臉上呢？」

賽金花見卜侍郎忽然這樣的平空變起臉來，心上廿四分的詫異，卻還只道他吃醉了酒，不是有心來尋事的，便笑著說道：「倪是嚙啥得罪耐卜大人格地方嘛，耐今朝啥實梗動氣呀？阿是好吃仔酒哉？」卜侍郎鐵錚錚的說道：「我吃了酒也用不著你來多管。客人來了差不多一點多鐘的時候，你影兒都沒有看見，這樣的還說是沒有得罪，你要怎麼樣方才算得罪呢？」

賽金花聽了卜侍郎這樣的口風，分明是有意扳他的錯處，心上方才也有些生氣起來，暗想天下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，便也正色說道：「卜大人，耐閒話說錯哉！」

耐卜大人來浪倪搭，老實說，比勿得別人，倪就是得罪仔耐，耐也勿好意思扳倪格差頭哩，卜大人阿對？」卜侍郎聽了頓了一頓，硬著頭皮又道：「這是什麼話兒，得罪了我，我也不好意思挑你的眼兒！我到要問問你，為什麼不好意思挑你們的眼？難道

我姓卜的就不是客人麼？」賽金花冷笑一聲道：「卜大人耐自家心浪也蠻明白來浪，定規要倪說出來，是嚙啥趨勢！」說著又歎一口氣道：「故歇世界浪事體，格末叫稀奇。倪倒勿殼張耐卜大人會有實梗格一來，阿要詫異！」正是：

辜負紅梨之夢，雨怨雲愁；猖狂遙夜之風，花啼柳泣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